

盛宣怀(杏荪)行述

贺忠贤点注

府君姓盛氏，讳宣怀，字杏荪，一字幼勸，号次沂，又号补楼，别号愚斋，晚号止叟，世为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。吾宗得姓，肇于周文王子聃叔武。到穆王时，已易聃为盛。其后有南北二宗，汉司空允之裔自梁国迁广陵著望，皆南宗也。迨(注1)宋南渡，远祖某又徙金陵，八传而至明历城侯庸，建文时以忠死，事详《明史》本传。侯长子延一公，延一公长子睿公，以岁贡生官知县，自金陵卜居武进县西北之龙溪，是为迁常始祖。府君曾祖考士洪公，讳洪仁，议叙从九品，事迹载邑志及桑梓潜德录。本生曾祖考逸帆公，讳林，国学生，并诰赠奉直大夫，晋赠资政大夫，累赠光禄大夫。祖考惺予公，讳隆，嘉庆庚午举人，浙江海宁州知州，诰授奉直大夫，诰封资政大夫，累赠光禄大夫。考旭人公，讳康，道光庚子举人，甲辰进士，侍郎衔，正一品封典，布政使衔，湖北盐法武昌道，浙江候补道，诰授资政大夫，诰封光禄大夫。曾祖妣氏刘，本生曾祖妣氏徐，祖妣氏费，皆诰封宜人，晋封夫人，赠累一品夫人。妣氏费诰封夫人，诰赠一品夫人。先大父(注2)生子六人：长即府君；次仲父蕉荪公，讳俊怀，附贡生，候选郎中；三讳廷怀；四讳寰怀，皆幼殇；五叔父薇荪公，讳星怀，附监生，三品衔，候选知府，恤赠太仆寺卿衔；六季父菜荪公，名善怀，附监生，分部郎中。府君之生也，在道光甲辰九月。其春，先曾大父在安吉官廨，梦旧宅老杏一株，

花发如锦，闻先大母方娠，心以为祥。先大父又适捷春闱（注3），迨府君生，遂以杏字焉。己酉曾大夫自浙谢病归，见府君端凝朗秀，举止如成人，辄心喜，语所亲曰：“是儿必为伟器！”府君自胜衣就傅，即颖悟洞澈，好深湛之思，质疑问难，塾师或无以对。庚戌冬，大父权刺和州，大母奉曾大父母就养，居二年，粤氛渐炽（注4），府君复随侍返里。咸丰丙辰，先伯祖赠太仆彦人公署浙归安令，迎曾大父母于官舍。时江南军事日棘，浙西亦不靖，逾年板舆仍回里门。庚申二月，伯祖殉难于杭。未几，贼（注5）踪逼常州，曾大父母先期避于江阴长泾镇。郡城（注6）既陷，又渡江居盐城。大父方权湖北粮道，遣使奉迎，航海至宁波，由金、衢间道出江右，寒暑六阅月，崎岖险阻转达鄂。府君与从伯父柏荪公，上侍重闱，下抚亲属，至纤至悉，将护维谨，使老人不知有乱离转徙之苦，时府君年才十七耳。同治壬戌，先妣董夫人来归（注7），时大父官湖北盐法道，值川淮互争引地，相持久不决，府君草川淮并行之议，大父采其说以上，卒如所议行。府君入秉庭训，出与鄂中贤士大夫游。盖自胡益阳、严新繁（注8）相继抚鄂，军务吏治号严整。府君研求濡染，遂慨然以济世自期。癸亥十一月，伯兄昌颐生。丙寅偕仲父回籍应童试（注9），同补县生。适曾大父重游泮宫，学使和州鲍花潭中丞（注10）源深亲书“携孙同游”匾额以赠，士林以为美谈。其明年五月，曾大父以微疾捐馆（注11），府君随侍大父扶榇（注12）回籍。七月，仲兄和颐生。十月，曾大母见背（注13）。戊辰七月，不孝同颐生。其冬，大母又弃养。府君茹悲制痛，曲慰大父。然枕茵间泪渍常斑斑也。大父自奉讳家居，壹意为惇宗睦族之事，设义庄，增祭田，建义学，修宗谱。府君参预规画，绝不以外事撄（注14）心。庚午二月，仲父薰荪公

卒，大父命以仲兄为之嗣。四月，李文忠公（注 15）由鄂督师入陕，杨艺舫京卿（注 16）宗濂函招府君入幕。文忠夙与大父雅故，一见器赏，派委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，属橐鞬（注 17）侍文忠。盛暑日驰数百里，磨盾草檄，顷刻千言，同官皆敛手推服。未几，天津教案（注 18）事起，从文忠由陕赴直，涉函关，登太行，尽揽山川阨塞。日与郭壮武公松林、周壮武公盛传辈讨论兵谋，历练日深，声誉亦日起。旋奏调会办陕甘后路粮台、淮军后路营务处。府君初以议叙主事，改候选直隶州。从军逾年，荐（注 19）保知府、道员，并赏花翎二品顶戴。辛未畿辅大水，大父倡捐棉衣振米，命府君诣（注 20）淮南北劝募，集资购粮，由沪赴津散放，是为府君办理振务之始。先是丁卯、戊辰间，道员许道身、同知容闳有劝谕华商置造轮船运漕揽货之议，日久因循，府君以为大利不可不兴，每欲有所陈说。至壬申五月，见文忠及沈文肃公（注 21）议复闽厂造船未可停罢，折内皆以兼造商船为可行，遂献议二公。大致谓各国通商以来，火轮日增，驶行又速，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，现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，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，如旗昌、金利源等行，华股居其大半，本利暗折，官司不能过问，若正名定分，由官设局招徕，俾华商原附洋股逐渐移于官局，实足以张国体而弭隐患。拟请先行试办招商，为官商接洽地步。俟商船造成，随时添入推广通行。又海运米石，沙宁船不敷装运，有商局轮船辅其不足，将来米数加多，亦可无缺船之虑。文忠深韪其言，乃命府君会同浙江海运委员朱云甫观察（注 22）其昂等酌拟试办章程上之。于是南北合筹，规模渐具，是为府君办理轮船招商之始。癸酉六月，奉文忠札委员会办该局事宜，兼管运漕揽载。府君请于文忠，号召熟悉商务之粤仲唐

廷枢、徐润(注 23)等为总董，倡招华股，而力薄势微，洋船复大跌水脚，并力倾我。府君日夕与朱云甫、翼甫、唐景星、徐雨之诸公苦心擘画，力任艰巨，然濒于折阅(注 24)者数数矣。八月，应北闱乡试，报罢。甲戌，以直属水灾振抚案，叙劳赏加布政使衔。光绪乙亥秋，文忠会同江督刘忠诚公、鄂督李勤恪公(注 25)札委督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，仍兼领招商局事。时民间惑于地脉风水之说，旁挠者众，经营累月，始有端绪。而广济、兴国所属佳矿尤多，土煤税重，难期畅行。乃请援照台湾减税成案办理，盖虽革路蓝缕，而已肇今日治矿宏富之先声，是为府君办理矿业之始。丙子六月，随文忠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议结滇案。英商之擅筑淞沪铁路也，沪道奉上官命屡阻之。至是威使以为言，文忠即奏派府君与英员梅辉立会商归宿之法。八月应秋试，出闱即与梅辉立定议于江宁，以二十八万余金购归，行止听我自便。旋以铁路不适于中国，群议拆毁，府君阴惜之，而莫由争也。榜发，又荐而未售，遂绝意科举。轮船招商局既苦支五年，股款渐裕。而旗昌公司因争跌亏耗，阴欲退让。一言轻发，遂为府君所持。旗昌成本三百万两，卒以二百二十二万两成归并之议。文忠以费巨难筹，使府君就商江督沈文肃公，府君驰赴金陵，沥陈国防大计，江海利源，归并旗昌，实生死存亡一大关键，言之累日不已。文肃鉴府君诚，且深知此为要图，慨允奏拨百万。是役也，骤增巨轮十数，船步(注 26)屯栈林立，骎骎驾怡和、太古而上之焉。丁丑二月，府君以直隶尽先补用道稟请赴部引见。文忠奏称该员心地忠实，才识宏通，于中外交涉机宜，能见其大。其所经办各事，皆国家富强要政，心精力果，措置裕如，加以历练，必能干济时艰，为国大用等语。自光绪纪元以来，山右频岁大祲，赤地千里。直豫亦苦旱

干。南中若施少钦封翁、严佑之、广文、谢绥之太守诸公，皆以委身振荒，名动天下，而咸奉府君为标帜。戊寅，河间府属被灾剧重，吴惢斋（注 27）中丞时以编修自请放振，文忠奏派府君及李秋亭太守金镛与偕。府君徒步巡行村落，按户抽查，露宿东光县某乡，归而咳逆上气大作，盖毕生喘疾所由萌芽也。府君目击灾重款绌，罄所积为倡犹不足，庶母刁夫人乃尽出己蓄以附益之。十一月，先妣董夫人以产后误服凉剂病歿，大父命刁夫人主持家政，俾府君稍纾内顾之忧。己卯十月，奏署天津河间兵备道，值灾情方剧，首先综理振务，集捐数十万，兼资工抚，救济甚众。并裁革天津县书差供应。建广仁堂，留养孤嫠。设戒烟局，民间戒除者万人。时文忠督直，久思效法欧西谋自强，数数垂问。府君以富强莫先于铁路、电报，路事体大宜稍缓，电则非急起图功不可。文忠慢然曰：“是吾志也，子盍（注 28）为我成之？”府君唯唯，是为办理电报之始。先时英国海线已由香港至广州，循通商各口以达天津，复援前案引线达上海。且先在香港对岸设陆线至九龙，丹国水线亦由吴淞上岸，设陆线抵上海，势将延入内地。庚辰秋，府君亟请于文忠，照轮船局办法招集商股。奏设津沪陆线，通南北两洋之邮，遏洋线潜侵之患。并设电报学堂育人材，备任使。复约丹国拆去上海陆线，购归中国。其水线之端与英线皆限至吴淞为止。又商之香港英员，我亦设电局于港，而拆去其九龙陆线。执万国公例与之力争，时历二年，笔舌交敝，始克严定条款，会订水线相接合同。江督左文襄公（注 29）、粤督张靖达公奏明有案，且有“熟谙外情，操纵得宜”之褒。而曾惠敏（注 30）方奉使英伦，亦藉府君策画，为折冲之具，深相推重。辛巳冬，津沪陆线工竣，文忠奏派府君为总办。逾年商股大集，分期缴还官本，遂与轮

船招商同为官督商办之两大局。而轮船自成立以来，频经艰困，且规制宏、出纳巨，疑谤缘是而起。董侍御俊翰、王祭酒先谦相继弹劾，词连府君。文忠迭派津道郑玉轩京卿藻如、沪道刘芝田中丞瑞芬（注 31）、制造局道员李勤悫公兴锐查办。文忠据以上闻，有“该道前派会办招商局，订明不经手银钱，不支领薪水。嗣以屡次代人受过，坚辞会办。臣严密考察，该道勤明干练，讲求吏治，熟习洋情。在直有年，于振务、河工诸要端，无不认真筹办，洵属有用之才。未敢稍涉回护”等语。疏上，事乃大白。方府君权津道时，大父入都谒选。次年，曾忠襄公（注 32）督防榆关，奏派大父驻津办理转运，府君得时亲定省。到壬午春，大父宦浙年余，府君乞假省亲，并料量家事。文忠被命署北洋通商大臣，函招府君销假回津。未几，英、法、德、美各使请设万国电报公司于沪，要求由沪至东南各口海线。府君则请劝谕华商自设沿海各口陆线，争先着，使彼无利可图。且从此海疆各省与京外脉络贯注，实于洋务海防有裨。即商民转输贸易，消息灵通，为利亦更广远。文忠遂与译署（注 33）商派府君诣沪次第开办。癸未春，越南边防急，朝命文忠驻沪统筹全局，府君参预机宜，靡间昕夕（注 34）。七月，文忠回直督署任，府君随同抵津。法越事起，文忠议设海部，兼筹海军。府君请考查德、日二国办法，分年筹款，逐渐添船，为经始根本。九月，以山东利津等处水灾振捐案，经东抚陈俊丞中丞士杰奏请，传旨嘉奖。是冬，赴福州、广州，与英商大东公司磋议闽粤海口接线事，适广东省沙面焚绕洋房议赔棘手。甲申二月，府君已旋津，张靖达专折奏调赴粤。既而粤案渐结，文忠特疏奏留，有云：“该道智虑周详，于交涉重大事件洞悉症结，经办各事，刚柔得中。且今之熟习洋务者，往往于吏治、民生易于隔阂。究之洋务与

吏治不应分为两途，惟该道施措咸宜，经权悉协。倘任以通商繁剧之地，必能宏济艰难，缓急足恃。”其器任府君如此。五月，奏署天津海关道。会闽粤陆线竣工，沪港可直达。丹公使谓碍彼利权，府君以中英两公司有约在先，港地与丹无涉，折之乃已。方法事之殷，招商局轮船往来洋面日有戒心。众商议援西例，将局产暂售美国旗昌行主，以保成本。其价照原值银两，以银票如数抵给，俟（注 35）中法事定，将银票给还，收回船栈，订立合同，奏报在案。九月，旗昌行东米士德来津，府君复与坚订届期收回密约。逾年法事大定，卒与马眉叔观察建忠料理收回，浮言顿息。初府君以闽、粤等处电线道远费繁，市面清寥，商股又因越事观望，不得已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济急。经详咨有案，而部议谓为办理含混，科以降级调用处分。时左文襄初入枢府（注 36），方奏保府君才堪大用。奉旨以海关道出使大臣交军机处存记。文襄复疏言：“人材屈抑可惜，请饬查明妥议。”事下南北两洋。旋忠襄及文忠奏言：“苏、浙、闽、粤电线所以速成，皆该道移缓就急之功，于军务裨益尤大”。得旨宽免降调处分，改为降二级留任。乙酉六月，以台北解严官绅筹运出力案，奉旨从优议叙。七月，文忠以府君总理电线成绩卓著，特疏请奖。奉旨以海关道记名简放。九月，府君自津至杭，省视大父起居，捧觞上寿。自招商局收回后，文忠即奏派府君认真经理。是年秋，南北两洋又奉寄谕加意整顿。府君顺道诣沪统筹，议复，大要谓：东西各商务多由国家补助，诚以商业兴衰关乎国计强弱，必相与维持于不敝。中国帑藏非裕，风习不同，然亦非无可筹之策，拟请先将该局运漕水脚沙宁船一律并准回空货船免税，俾获赢余，分年还债，藉纾商困。文忠、忠襄据以上达，得旨分别议行。丙戌五月，醇贤亲王（注 37）巡阅北洋

水陆各营，府君以随同经理轮船各事出力，奉旨从优议叙。六月，简授山东登、莱、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。时张勤果公曜（注 38）抚东，汲汲（注 39）以河患为忧。丁亥夏，直隶开州黄河漫溢，灌入东境。濮、范一带，均被水灾。继以郑州大决，夺溜南趋，自豫省下游波及皖北，而东省河工疏导防汛事宜尤为吃紧。府君初闻郑州之警，即捐廉俸、发库款备振。驰电各省劝捐，敦促南绅严佑之诸君分驰拯救。勤果公以治河方略博采众议，府君上说帖万余言，主因地制宜，独不持规复故道之论。京朝官如潘吴县、翁常熟、徐嘉定主张皆同，而与勤果意微背。既而奉有“故道一议止可暂作缓图”之谕，勤果虚衷弥服府君之远识云。是年五月，荣城县海岸有保大轮船失事，村民乘危捞抢，逼辱县令，凶殴弁勇。府君会同防营孙绍襄军门金彪将滋事首从解省审办，本籍御史牟荫乔等遂以纵勇扰民弹劾，事下东抚复查不实，得旨毋庸置议。府君念所辖境内海线广袤，岛礁林立，航行偶一失事，居民肆掠，相习成风，沿海编氓有以抢滩为生业者。因重申总理衙门奏定保护中外船只遭风遇险章程，实力整顿，勤果即饬府君酌议新章六条奏上，奉旨下所司永远奉行。府君于是有拯济局之设，捐廉集赀，广置舢筏，遴派能冒艰险之员，购募善泅夫役，部勒梭巡，闻警立赴，估舶渔船，藉以出险者无岁无之。越数年，富有轮船触礁沉没，生命财产半获全，其实惠及人，悉此类也。戊子七月，驻津法领事林椿至烟，会同府君商订滇、粤边界与越南北圻接线事件，十月约成，经文忠奏准，滇、粤大吏皆与闻其事。越岁己丑，粤督张文襄忽致函译署有违言。府君抗言中法接线原为藉收通报利益，助滇粤官局养线之需。但能坚守约章，自属有利无害。设两国有事，法水线随地可通，无藉此线，可不必虑。今珲春、海

兰泡欲接俄线，彼方刁难。现准法接旱线，俄必较易就范。且英、丹、日皆与我接，何独拒法？况已奉旨，尤不宜中悔，贻笑外人。译署深然之。不逾年，而中俄接线草约遂告厥成。是冬，庶母刁夫人卒。夫人贤明善持家，侍府君十有五载，故悼之弥甚。大父命葬以嫡礼，藉塞府君之悲。庚寅春夏之交，东省黄河南北两岸及滨临运河被水各地至三十七州县之多，司库支绌，截漕发仓，不敷振需。勤果嘱府君与藩司（注 40）福少农方伯协同筹济，府君尤不遗余力。勤果函谢，有“德薄召灾，累我苍赤。万家生佛，所赖唯公”之语。辛卯春，大父再莅东海观政。是秋，吾母庄夫人来归。伯兄昌颐捷京兆试，大父老怀欣慰。府君虽应官鲜暇，而日必侍膳，夜必诣寝所闲话片时，视大父安睡乃出。厥后迎养在沪，未尝稍替。是年五月，府君以倡捐劝振，奉旨赏头品顶戴。先是青属乐安县民私挖淄河两口，引淄北趋，村庄田庐被淹者众，而获淤田之利者，仅有东乡燕姓数庄。经言官入告，奉旨饬令堵筑，严禁有案。府君廉（注 41）知该乡日久玩生，稟请驻工查办。先将桃沟、小西两口从速堵筑，并历勘下游。淄河故道已淤近三十年，大溜均由东河口迤东经钜定湖至羊角沟入海，河势甚直，自应顺水之性，量加挑挖，留为淄河尾闾正道。勤果奏上，得旨允行。府君于治河夙有心得，自需次直隶迭办灾振，因推求受灾之原，益究心畿辅水利。迨官山左，随事筹议，挽救良多。而其功在地方，惠留百世，彰彰人口者，尤在开浚小清河一事。盖小清河本为东省一大干河，自历城章邱起，承济漯二水，直注海口。康熙间，上游始涸。乾隆间，高苑境内又涸。乃引济水由绣江河灌注大清河以运盐，而小清河遂淤。迨大河堵筑南堤，山泉平漫，河已无槽，而小清更淤。近年愈淤愈短，旧址堙废，夷为民田。府君放振查河，五

历寒署，灼知疏浚之法，断不容泥守陈迹。始建议规复小清河正轨，而不拘牵小清河故道。是年五月，勤果奏请以府君董其事。因工长款绌，奏明先从下游入手。其时府君既蒇（注 42）淄河之工，乃以南绅所集振款，招募附近灾民，分段挑挖，以工代振。计自博兴县之金家桥起，至寿光县海口止，延长百余里，水势归槽，畅行入海，糜金不及念万，历时不过数月。而官免筹费，民获有秋。勤果以是秋薨。福方伯复与府君筹商上游未竣之工，府君遵委员绅复勘，金家桥以上支脉沟曲折淤浅，仅能展宽而不能挖深。如借支脉上截为小清正河，迁就敷衍，势难得力。议由金家桥向西取直，就支脉预备两河套内择其洼区接开正河，历博山、高苑、新城、长山、邹平、齐东六县，计长数百余里。又在金家桥以下起，循预备河旧址开浚支河，以承上游各湖河之水，引入新河，衔接归海。从此民田无漫溢之虞，惟库款久虚，仍由府君协同南绅集捐举办。而近省之历城、章邱、齐东三县工程，非府君所辖，亦复无分畛域，一律筹捐兴修，东省士民万口交颂。府君以历年兼营河务，往往累月驻工，或亲行履勘，风日不避，尝从羊角沟掉（注 43）小舟出海，遇暴风雨雹，舟几覆，衣履尽濡，喘乃大作。由是遘寒（注 44）辄发，根株不可拔矣。壬辰五月，调补天津海关道，兼津海关监督。十一月，不孝恩颐生。十二月，不孝重颐生。时招商局因怡和、太古连岁跌价，潜增巨累。太古又将俄茶全数揽载，府君患之。乃请将采运局平粜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，以相抵制。彼垄断之术，屡试而无所施，始肯与我重订齐价办法。癸巳三月，三公司合同成立，息争均利，遵行至今。十一月，小清河全功告成，东抚奏上，推府君首功，传旨嘉奖。是河工程阅时三载，用镪（注 45）七十余万。加以晋边旱灾协振九十万，顺直水灾义

振二十余万，皆府君于三年中所劝募筹集者。愿力宏伟，孰与侔（注 46）哉！九月间，上海织布局厂被焚。文忠以洋货纱布进口日多，另设机器纺织厂敌洋保利。知府君于兹事早有研求，遂委黄花农观察建筦权代榷篆，奏派府君赴沪，会同江海关道一面规复旧局；一面招集新股，就原址设立华盛总厂。又劝告华商分设大纯、裕原、裕晋各厂，并奏请以府君督办布置。年余次第开办，而东事起矣。府君莅津再期，大父惮远涉，未允就养，至是籍差归省，极晨昏之欢。甲午二月回任，四月文忠巡阅海军，府君奉饬随往，因病请假未行。东事既起，即力疾销假视事。先是府君诇（注 47）知日俄谋韩益急，从容言于文忠，请仿欧西瑞士例，由数大国公同保护，勿贪藩属空名，而受唇齿实祸。格于清议不纳。迨旅顺、威海相继沦陷，府君屡请起用前台抚刘壮肃公铭传。廷意初不以为然，事急召之，壮肃不出。府君又请募德弁、练新兵、购快艇协助海军，上枢府译署数千言，当轴意少动。而高阳相国于客将中独喜用汉纳根，议遂中辍。府君自奉委办理东征转运，棘手尤甚，昕夕不遑。言者乃劾以侵蚀浮冒。旋文忠查复，奏称：“前敌军米奏明饬由臬司周馥（注 48）、道员袁世凯就近在奉天采买。畿防军米向由各统将自行购备。该道但司转运，并未经手采办，无从浮冒。至天津招商局北栈被火所毁，商米杂货均系客商存件，并无官米在内。该道无从侵蚀。”奏入，奉旨毋庸置议。叔父太仆公在平壤前敌阵亡。府君痛深手足，又虑无以慰大父，居恒戚戚不怡。建白又不见用，忧劳愤激，一病几殆。其明年四月，马关约成。府君病榻拊膺，浩然长叹，知人力不能与气数争。又以宿疾频作，未老先衰，阴有退休之志。时王文勤公（注 49）权督北洋，倚任一如文忠，迭请开缺，未邀允准。府君尝论东西列强所以有今

日者，皆贤豪辈出之效。中国欲图自强，各种人材皆当取资于学堂。学堂迟设一年，则人材迟出一年。请就津郡博文书院原有房屋设头等学堂，又另设二等学堂一所，使学生递相推升。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商订课程，以切近易成、循序渐进为本旨，倡捐筹费，稟奏开办，即近今所称北洋大学堂也，是为府君办理学堂之始。是年冬，因华盛纱厂及水线事，力请于文勤，藉差回沪就医。值湘省长、衡、宝三郡大饥，湘抚陈右铭中丞宝箴驰电告急。府君于岁暮百忙中犹捐资募款以拯之。丙申元日，省大父于吴门。大父春秋七十有三，精力兴会如五十许人。府君窃幸亲老而健，为人子不可多得之遭，意将长侍膝下。而大父则谓时艰恩渥，不当自安暇逸，益以驰驱报国为勉。二月，刘忠诚招赴江宁，议新政条陈。三月，张文襄（注 50）约赴鄂汉，商铁路、铁厂各事。四月，文襄奏请以府君接办湖北汉阳铁厂。八月，奉上谕：“王文韶、张之洞会奏，请设铁路总公司，并保盛宣怀督办一摺。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著即饬令来京，以备咨询”。九月十三日召见，奏对一时许。府君敷陈大旨，谓皇上深维至计，创兴南北铁路。顾铁路所以速微调、通利源，为自强之一端。非干路既成，即可坐而俟其强也。泰东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，以兴农商工艺之利。即藉举国之商力，以养水陆之兵，保农工之业。盖国非兵不强。必有精兵，然后可以应徵调，则宜练兵。兵非饷曷（注 51）练？必兴商务，然后可以扩利源，则宜理财。兵与财不得其人，虽日言练、日言理，而终无可用之兵、可恃之财，则宜育才。故筑路与练兵、理财、育才，互相为用。甲午战后，各国益易视我。以中国之大，兵弱财殚，人才消乏，如此何以雪耻？何以图存？上倾听动容。徐曰：“诸臣岂不知之，患在因循耳！”十四日，奉上谕直隶津海

关道盛宣怀著开缺，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。二十六日，疏陈练兵、理财、育才三大政及开银行、设达成馆诸端。退谒恭忠亲王（注 52），自陈力小任重。邸曰：“君以一道员屡参不动。受恩不可谓不深。当力为其难。”府君以邸当国久，富经验，讽以主持振作，勿再因循。且曰：“王此次再出，为中外所属望。异日有事，合肥不复执其咎矣！”明日，邸谓翁常熟诸公曰：“昨几为盛某所窘，虽然有心人也”。十月朔，陛辞。奉谕曰：“汝摺已交议，但事须人做。今督抚多推宕，如何？”初八日，军机处面奉谕旨：银行一事前交部议，尚未定局。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。如果办理合宜，洵于商务有益，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，设立总董，招集股本，合力兴办，以收利权。翌日出都。顺道勘卢沟桥工，与文勤商定路线，决从直径取道信阳，不绕襄樊，以免迂折。十月，在津奉旨，补授太常寺少卿（注 53）。十一月，总署枢部详议。府君条陈奏上，奏上谕：练兵一条为各省将军督抚专责，不论勇营、绿营，当此饷项支绌，均应大加裁汰。现在各省依照西法新练各军，暨上海、湖北制造两局厂务。须督饬该管将领、承办局员，认真讲求操练，则毋袭皮毛。器械则务求画一，并按照此次所拟办法，若者宜减定成数；若者宜增创新章，体察情形，斟酌办理。理财一事，户部实任其难。厘金既未能遽停，印花税亦骤难仿办。加税之说，迄今各国尚无成议。惟开设银行，或亦收回利权之一法。前已谕令盛宣怀招商集股，合力兴办。银行办成，并准其附铸一两重银元十万元，试行南省。如无窒碍，再由户部议订章程办理。育才为当今急务，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，实力举办。其武备学堂能否于省会中一律添设，并著该将军、督抚养妥筹具奏。京师、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，是则国家陶冶人才之重地，与

各省集捐设立之书院不同。著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，毋庸由盛宣怀所管招商、电报两局集款解济，以崇体制。以上三条经该王大臣等逐条核议，均属切实可行。著户部暨各将军、督抚等查照议准各节，实力举办。其有前奉谕旨未经复奏者，即著迅速复奏。总之，办事须求实际，徒法不能自行。该将军、督抚等奉到此旨，务须脚踏实地见诸施行，毋得粉饰因循，一奏塞责。原摺著钞给阅看，将此各谕令知之。十二月，铁路总公司成立于上海，奏明先造卢汉干路。其余苏沪、粤汉次第展造，不再另设公司。时各国商人先谋入股，继谋借款包揽路工。美商华士宾等图之尤力，而京外绅商亦竟请分办支路，实则影射洋股与借名撞骗者各居其半。府君通电枢译，坚持先尽官款开办。然后择借洋债，再集华股。抱定层次，扫除葛藤，乃渐渐得所藉手矣。丁酉正月，比商至鄂议铁路借款。府君就商于文襄，金以比为小邦，重工业但斤斤于购料趨（注 54）工，无他覬覦，即阴附他国商股。我于条款内坚明约束，只认比公司，不认他人，可无流弊，其息率亦视他国所索为轻。且允既以铁路作保，无须再用国家名义磋议。至四月始订草约，九月约成，十月汉孝路轨开工。府君又由沪驰赴工次。是月，山东钜野教案起，德以兵舰占胶州。当府君分巡东海时，即熟闻德大将毛奇有胶澳为东方第一军港之说，曾请于醇贤亲王、李文忠、张勤果筹巨资经营之。并详论其形势为南北洋重要咽喉。德弁汉纳根力阻，盖阴为彼国地也。至是急电总署、南北洋，请以德曾属意之金门岛与彼交易，将胶口开放商埠。且谓以胶界（注 55）德，祸更烈于以台界倭。不数年，俄、英、法将效尤踵起。他策皆迂缓不及待，唯有亟练兵。如以刍言为可行，当参仿东西洋规制。条上其说备采择，总署优词报之。十二月，奉旨补大理寺少卿。

是冬，府君以工次过劳，感寒喘甚。黄州电局委员夏承寅以太乙药针诊治，稍痊。岁杪返沪。戊戌正月，奉上谕：现在时局日亟，所有中国紧要干支各路，除卢汉业经开办外，粤汉一路尚未定有切实规模，自应预争先著。若由湘、鄂、粤三省绅商自办，仍归总公司总其纲领，实于大局有裨。唯是造路资本、借款办法、通行章程，必与卢汉一气贯注，始可收通力合作之效。著王文韶、张之洞、谭钟麟、谭继洵、陈宝箴、许振祎随时会商盛宣怀，妥议招股、借款各节，认真办理。此路贯湖南腹地，衔接武昌，不特取径直截，练兵、开矿诸凡有益。该大臣等当妥速筹办，力任其难，以收实效。府君旋疏言：“现在德已踞胶，俄已留旅，法已窥琼，英亦有图扼长江之谋。是各要害口岸，几尽为外国所占。仅有内地犹可南北自由往来。若粤汉一线再假手英人，将来俄路南引，英轨北趋，只卢汉一线踽踽（注 56）其中，何能展布？惟有赶将粤汉占定自办，尚堪稍资补救。故此路借款，断以美国为宜。若无意外枝节，竭六七年之心力，当可使南北干路相接，以符原议。奏上，得旨嘉纳。呜呼！今粤汉一路垂二十年而未成，又岂府君当日所能逆睹者耶？时道员容闳请承造津镇铁路，名商股而实洋款，已奉准矣。北洋江鄂诸督约府君力争，嗣以德人病其有妨胶路而止。卢汉比款，则因胶州之役情势变迁，颇欲翻议，又执津镇为言，延不交款。府君乃以卢汉并粤汉将用美款以慑之，几经磋商，续议条件，并允加息，始未中悔。三月，奏陈湖北铁厂改归商办，渐有端绪。及开采萍乡煤矿，造运煤铁路各情，奉旨著照所议，认真办理。四月，奏陈筹集商捐，在上海地方开办南洋公学。声明将原拟捐建达成馆之款还充该公学经费。又于公学内附设译书院，并请免诸生岁科两试，均得旨允行。又奏陈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次第开设

情形，请饬下户部通行各省关。嗣后凡存解官款，但系设有该银行之处，务须统交该行收存汇解，以符事体，而树风声。得旨户部速议具奏。旋经分别议准。府君所怀抱之各大政策，筹之数年或十数年者，至是乃徐引其端矣。铁路总公司成立二载，勘路、购地、领官緝、贷外债，在在棘手。府君虚衷澄心，慎密将事，而撼摇公司者，即以工程濡缓为言。五月，奉上谕饬迅速开办。六月，复奏，奉上谕：“盛宣怀奏称：三路分三国借款营造，紧约宽期，互相比较。洵为扼要之论。并沥陈委曲艰难各节，亦属实在情形。唯是作事谋始，必须力任其难，不辞劳怨，方能日起有功。该大臣膺兹重任，务当力持定见，与各洋商坚明约束，会同荣禄（注 57）、张之洞迅速筹办，使三路合为一气，南北相为衔接，提纲挈领，勿分畛域，以期早日观成。毋得意存推诿，空言搪塞，致负委任”。府君旋即赴津，督催北路工程。七月，入觐，召对两次。命递练兵说帖，翌日由枢臣代呈。时上方忧国势之孱（注 58），愤外侮之棘，旁皇宵旰，力图自强，二三维新志士将尽举吾国之政教、法制而变易之。府君退而语人曰：“吾辈遭遇圣明，千载一时。然不揣其本，不清其源，变法太锐，求治太急，朝局水火，萧墙干戈，忧未艾（注 59）也。”居不旬日，仓卒南归，无何而政变矣。铁路总公司本有直、鄂二督督率兴作之谕。荣文忠（注 60）时以次揆督北洋，夙与南皮（注 61）不相融洽。府君以路事留津，极意调和。而李文忠以元勋重臣特命出译署，府君常私忧窃叹。九月，奏请足食备荒，速筹积储，以固根本。奉旨嘉纳。十月，赴鄂督催滠口至信阳路工。十二月，赴大冶查勘铁矿，岁杪返沪。上年徐淮海等属水灾，刘忠诚会商府君选派熟悉放振人员，次第振恤，地方赖以安帖。忠诚特疏上闻，传旨嘉奖。至是冬，待振尤急。府君又遵旨会

同李铁船、严筱舫两观察筹垫巨金，散放冬振。己亥春，粤汉美款、宁沪英款均有异议，而刚相（注 62）忽因筹饷南下，先查轮电两局款项。徐荫轩相国（注 63）又言：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年，获利不赀（注 64）。上不在国，下不在商，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？六月，府君奉有督饬官商开具收支清单，酌定余利归公之谕。于是言者蜂起，市情惶惑，股价骤低，刚相自宁至沪，又奉谕督同府君清查。府君逐条声复，刚相据以上闻，并陈明常年报效数目，奉朱批允行。府君复疏陈历办成绩及艰困情形，旋奉温谕，而众喙（注 65）犹未息也。府君比年来形神交劳，每牵动肝阳，彻夜不寐。近以美约狡狠，恐他时驾驭更难。于比思辞去他路，专心卢汉，以轻肩责。商之张文襄，文襄电复，谓：“美约不成，必为法占。若南北两千均归一国，如大局何？公岂能宽责备耶！”八月，府君患病，扶病北行验收卢保路工。九月，抵京入对。奉慈圣面谕，条陈时事，并询宜多设制造枪炮局否？对以不如就鄂局推广为便。旋奏递练兵、筹饷、商务三十条。军机大臣面奉谕旨，各口关税如照现在时价核估，所增税项实为筹款大宗。著派盛宣怀、聂缉规会同赫德查照条约，迅速筹办。府君尝论加税计画。简言之，不过四端：一税则值百抽五，进口货照时价估计；一免税货照则抽收；一进口货仿洋药税厘并征，如照估值百抽十五，厘金尽免；一土货不加税，茶须减税。如是则岁可赢千余万，中饱一扫而空。又片奏请，密谕：中外臣工慎重交涉，勿拘泥成见，徒矜意气，俾弭患无形。李文忠见此疏甚嗟叹，谓：有所为而发也。十一月，入对。面奉懿旨：暂时留京，备随时商询要政。会上海电报局员经元善联合寓沪绅民电谏立储，政府嘱江督逮捕严惩，经遁匿香港。某侍御奏劾为督办通同一气，纵令远飏，又谓电局利权太重，奏请遴员接管。

府君疏陈历办情形，悬将所管各局一一律交卸，以让贤能，俾释负荷，保全末路，未蒙俞允。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，并酌拟税厘并徵事宜。四月，陈明前往上海考察货物时价，与聂仲芳中丞后先出都。五月，拳匪（注 66）事起。府君在鄂途次飞电荣相、裕督：拳民已毁路戕官，当以匪论。请痛剿，勿养痈贻患。抵沪未旬日，诏令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御外侮。府君心知其矫伪，以所关至重大，飞饬各电局，但密呈督抚勿声张。又电告各疆帅勿转行，不则酿巨变。粤、江、鄂、闽四督帅皆赞成，李文忠自粤来电，亦有“乱命不可从”之语。时各国纷调兵舰，江海各口人心惶惶。府君首倡互保之议，密电各帅。既得同意，遂昌言于各领事曰：“各国公使现在围城，各总领事应从权主持办事，各督抚已奉诏自保疆土。今与诸君约，长江及苏杭内地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保护之，上海租界中外商民生命财产由各国公同保护之。此疆尔界，两不相扰”。越日即偕沪道余摺、珊中丞联沅（注 67）暨江鄂代表道员沈蔼、沧中丞瑜庆、陶榘、林京卿、森甲与驻沪领事商订办法九条，即世所称东南保护约款也。北事日棘，府君忧心焦思，迭发电奏请下密诏平乱，请发国电国书，请惩祸首。又联合各疆臣电请特派李傅相为全权大臣，速定大计，请共筹补救。诸奏皆手自属稿。既两宫西幸，文忠奉命入都议和，邀府君随行。庆邸又专电奏调襄办和约。刘忠诚以府君内与疆吏联络奏事，外与各领事传达意见，商量止兵，斡旋危局，无出府君右者，函电坚留。张文襄亦有“北可无公，南不可无公”之电。府君请于大父，大父曰：“时局如斯，宜退不宜进”。府君乃决止不行。其时行在以上海一隅为集中地，府君又为之枢纽，遂命充会办商务大臣，驻沪办事。十一月，特简宗人府府丞。又奉命筹办陕西省义振，值乱事未宁，公私

告匱。府君以行在重地不能不从宽筹济，尽力号召凑垫巨资。关中要区，饥而不害。北洋大学堂为府君任津海关时所创设，去任后犹屡为筹款。是年秋，堂为德兵所占，学生被难南来。遂令并入南洋公学肄业，并将头班毕业生资送出洋游学。辛丑二月，不孝昇颐生。是时枢意欲令府君入佐度支，项城袁公（注 68）赞成甚力。慈圣谓：“荣相、盛某是今日不可少之人。”荣相对以“目前交涉要紧，内用不妨且缓。”前议乃寝。枢府尝论东南保护之功，皆谓：“无盛某维持策画，刘、张亦无所措手，何论余道。”慈圣深以为然。五月，工侍（注 69）缺，上意及府君。慈圣谓：“盛某长于理财，当俟户部有缺畀之。”府君之简在帝心有非诸臣工所能及者。麟乾（注 70）之来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八月，奉谕旨派为办理商税事务大臣，议办通商各条约，改定进口税则一切事宜。文忠闻商税命下，手函有曰：“时危事棘，岂余衰暮所能堪？此中补救，唯执事是赖”等语。逾月，文忠薨逝。醇邸莅沪，府君悲感劳瘁，骤发喘症兼患冬温，病势綦烈，不得已电奏请假调治。盖府君自拳乱起两年之间，忠愤勤劬，恒越常度，往往丙夜不息，昧爽（注 71）而兴。不孝等言于家慈，乘间以节养为请。府君喟然曰：“汝曹何知国家存亡危急之顷，岂臣子暇逸时耶！”方事之殷，外馆被围。某国人疑使臣已尽亡，益合谋致死于我。府君密电荣相，请中旨许各使间关通讯本国，先平其愤，而释其疑。不数日，美使康格首有秘电至华盛顿，美人大悦，始创保全中国之议。又当祸首主战时，曾有停解应还洋款，改充军饷之谕，忠诚意难之。府君谓洋债若一愆期，彼必踞我海关自收自解，且正在议偿兵费，必致藉口干预财政，此大不可。忠诚遂令沪道照解。及和约开议，俄欲先立东三省专约。俄驻使杨公儒拟定十二条，内有俄路造至长城及侵

害主权处，将画诺矣。府君连电奏请暂缓，即奉命与刘忠诚、张文襄会筹办。值杨公病笃，而俄亦阴惮列强之责言，约遂中止。刘、张二公称府君能曲突徙薪（注 72）云。其他如借设海屯以通文告，代撰国书以洽邦交，请惩祸首，罢董军，诛毓贤，宥赵舒翹，恤丘忠，撤销矫伪诏旨，皆于当日全局有绝大关系，而为世人所不尽知者也。十一月，奉懿旨以赞襄和议，保护东南，赏加太子少保衔。壬寅正月，擢授工部左侍郎。府君以数月间荐膺异数，益思有以报称。而所最焦思极虑者，则以和约所偿兵费过巨，国弱民贫，无可措手。上年奏上预算四策，特注重加税一端。又以赔款计息，负累更深。请以国书径致各国元首，婉商分摊免息之法，再三而后得请。由是岁省不赀。适吕公海寰奉命会议商约，府君谓吕公曰：“某不自量，欲为国家岁增一二千万巨资，为闾阎除四十余年积弊，其惟免厘加税乎！斯愿宏大，成否？正难言之，吾二人惟尽其力所能至而已”。吕公奋然曰：“是吾心也，不敢不勉。”府君自去冬剧病后政务过劳，疏于调摄。至是陡患喉症，几濒于危，庶母刘夫人竟以是不起。府君少瘥（注 73）始知之，追念贤淑，伤惋至深。加以宵旦从公，尤形瘁然，犹未尝稍休也。免厘加税，既为全约主脑，彼胁我裁厘而不言加税，我坚欲加重进口税，而不允遽撤厘金。相持数月，始渐就范。五月，偕同吕公邀英使马凯赴宁、鄂会议。六月，奉旨照约办理。不图英忽中悔，各国亦不皆赞同。其后或议或辍，转展牵制，卒无观成之日。府君晚岁每论及此，未尝不扼腕太息也。八月，奏设勘矿总公司。九月，大父弃养。府君哀恸，电请开去各差缺，安心守制。旋奉谕旨卢汉、粤汉铁路总公司及淞沪铁路筹款、购地、买料、修工事宜，仍著盛某一手经理，文襄复力陈铁路不可易人，府君三辞不获。十一月，直督袁

公莅沪临吊，府君为言：电报宜归官有；轮局纯系商业，可易督办，不可归官。某本不愿利权久操，为世指目。袁公入都谋诸荣相，即另简电政大臣。但改官办而不还商本。轮局亦由北洋派员接管，一时商情哗然。群欲以股票让外人，外人亦争思染指。府君行文沪道，照会各领事，以两公司皆华股，洋商不得购买，并力劝执票者勿贱售，坐失将来厚利，庶保此航电一线之延，群疑顿释。癸卯二月，两宫谒陵，道经所管铁路，袁公约北上襄办大差，因在制不入觐，旋奉旨准素服冠顶在保定迎驾请安。三月初十日，召见。先垂询病状，后述蒙尘情形，且谓非汝等力保东南，恐无今日。命赏福字匹头、饽饽、肉食，并奉懿旨以承办大差，一切周妥，交部优叙。未几，忽奉谕派盛某随同袁世凯、张之洞、吕海寰、伍廷芳会议商约事宜。府君既谢轮电两局事，捕者（注 74）犹未餍，徒以商约熟手，未便易人。乃分其权于直、鄂，更以“随同”字样挫抑之。府君则一笑置之而已。五月，旧恙又作。扶病返沪，因争山西福公司（注 75）路矿事，与彼代理人哲美森执议至数十次，与外部晋、豫往返函电至数万言。既而疾愈。府君尝言：事当纷集如乱丝时，凝神耐烦，心不外注，虽病魔亦能自退。八月，美、日二国商约成，以其余隙赴江阴先茔为先大父营葬。十月，事毕，而疾又作。是冬，日俄战衅起，我国宣布局外中立。府君力疾自草疏，略与江督魏公、粤督岑公、鄂督端公、商约大臣吕公台词，密陈安危大计，奉旨留中。甲辰元旦，瞻拜祖先，病久虚弱，竟至不能行礼，春融始稍向愈。四月，赴江宁就张文襄、魏午帅商合兴废约事件。合兴者，粤汉铁路美国借款之公司也。定约在戊戌开办。在壬寅，佛山、三水已通车、湘省已勘地，而湘绅闻该公司以股分分售，比国指为背约，力请作废。美政府则谓公司分售股票，例所不

禁，坚不肯承。方是时沪宁借款合同英公司忽要求改泽道铁路及山西铁矿合同，正与福公司反复磋商，久悬未决。澳门铁路及设关条约又与葡使开始争议，口瘡心瘁，眠食锐减。自夏徂秋，直隶水潦，山东河溢，四川旱灾，筹募振需又复日不暇给。府君自知劳顿过度，苦于不能少休。七月初旬，遂患湿温壮热，至廿余日兼发外症，昏愦中所言皆要政。神志稍清，则索逐日来电览之。伯兄昌颐交卸德安郡篆遄归侍疾，月杪始有转机。葡约将竣议，宁沪始开工，事更冗集于卧榻。冬令严寒，又因俄舰水手戕甬民周生有案，外部奏派府君查办，造次外出被风。乙巳初春，喘发尤剧，元气服瀛亏，渐呈老态，非复丰腴健硕之素矣。时日俄战局方亟，波及东三省，地方骤遭兵祸，外部奉旨电致上海绅董筹设红十字会。府君与尚书吕公海寰、侍郎吴公重寰为领袖，联合各中立国创始经画，嗣得加入瑞士国总会。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。四月，北上勘黄河桥工、正太路工。服阙（注 76）循例到京请安，召见三次。以京汉全路完工，引疾求退。慈圣面谕：“国家正值多事，汝系旧臣，不应出此。”及再叫起，奏对逾四刻，上曰：“汝今日精神已大好”。旋蒙赏紫禁城骑马。府君以屡荷温纶，未敢再求退。迭电梁驻使达美外部力争粤汉废约事，期于必成。八月奉谕旨：“据张之洞电称：接梁诚电，粤汉铁路废约合兴股东已批准草约。美外部电称：美廷决不挠等语。仍著责成张之洞、梁诚一手经理，盛某不准干预”。命下之日，有为府君不平者。府君輒然（注 77）曰：“自吾与外人交涉，未有如此事之棘手者，今遵旨卸责，福我甚矣，又何憾焉！”初粤汉贷美款，文襄本力赞其成。惟以谋国之忠，动于两省士绅，流弊甚大之言，顿翻前议。湘争尤烈。文襄雅不欲开罪湘绅，又与某公方交欢，遂不得不于府君集矢德约开

议，仍被命返沪。陛辞日直陈立宪利弊，奉有出京后遇有要政可密奏之谕。又面赏“福”字。十月，遵旨自沪赴荥泽会同唐公绍仪（注 78）验收黄河桥工并举行全路落成典礼。既唐公奉命接替，遂奏请裁撤总公司，报销既竣，如释重负。一面沥陈沪宁路款出入情形及预算各路还债办法，未肯以受代之身，遂作旁观袖手人也。丙午初夏，至杭州西湖养疴。未逾月，以义约开议遄返。时旧金山地震灾重待振。粤督岑公諄嘱力为筹募，而湘抚庞公鸿书（注 79）又以衡、永、辰三郡大水见告。湘振未毕，而徐淮海及皖北水灾继起。端忠敏公（注 80）自鄂移督两江，与苏抚贵阳陈公坚请府君提倡义振。府君约吕公海寰以全力助之，号召之广遍于华侨各埠，英商李德立发起华洋义振公会，各国绅富谊切恤邻，争愿输赀。府君力请于朝，多发帑金，通电各省，多拨官款，以免相形见绌。十月，萍乡与浏醴错壤处匪徒聚众，揭竿为乱。夺踞上栗市，距安源煤矿咫尺，声言拆铁道、毁煤窿。府君飞电宁、鄂、湘、赣调兵兜剿，且言矿丁数千，良莠不齐，恐勾结为害滋大，必先派队保矿。不旬日，鄂军第一队抵安源，人心始定。府君于振务倥偬间，日夕与各帅电讯交驰，策画军事，寝馈为之不宁。十一月，奉旨吕海寰，盛宣怀电奏江北饥民情形，深为悯念。昨据度支部议复，该省截留漕米一折，已动拨漕，折三十万两。仍著该部再行妥筹接济，以恤灾黎。府君于垫募义振百万之外，所代筹官振办法以截漕为大宗。余若添铸铜元，则部加限制。移用挂捐溢款，则仅准半数，暂展实官捐，酌提镑（注 81），余则均未邀允。然已罗掘殆尽，道殣相望，而州县犹催科，关市犹榷税。府君言于端、陈二公，惩其尤者。官振凭册摊派，或滥或遗，非救人救澈之道。端公知其然，议将冬春两振官义合办，府君并手订义振办法十八